



處州府志

ル 5  
1573  
25





門 5  
卷 28  
28



處州府志卷之二十八

處州府知府元和潘紹詒重修

藝文志中

文編二

麗水縣通濟堰詹南二司馬廟記

宋 闕景暉 郡守

麗水十鄉皆並山為田常患水之不足去縣而西至五十里有堰曰通濟障松陽遂昌兩溪之水引入堰渠分為四十八派析流畎澮注溉民田二千頃又以餘水瀦而為湖以備溪水之不至自是歲雖凶而田常豐元祐壬申堰壞命尉姚希治之明年帥郡官往視其成功堰



旁有廟曰詹南二司馬不知其誰何墻宇頽圯像貌不嚴報功之意失矣尉日常詢諸故老謂梁有司馬詹氏始謀爲堰而請於朝又遣司馬南氏共治其事是歲溪水暴悍功久不就一日有老人指之曰過溪遇異物卽營其地果見白蛇自山南繞溪北營之迺就明道中有唐碑刻尙存後以大水漂亡數十年矣鄉之老者謝去壯者復老非特傳之愈訛而恐二司馬之功遂將泯沒於世矣廟今一新願有記焉予以二公之作而興廢之迹罕有道者接近世葉溫叟爲邑令獨能悉力經畫疏闢權畜稍完以固葉去無有繼者姚君又能起於大壞

之後夙夜殫心濬湮決塞經界始定嗚呼天下之事莫不有因久則弊弊則變變則復理之然也因之者二司馬也弊而能變變而能復葉姚之能事豈下於詹南哉後之來者令如葉姚二君堰之事安能已哉

處州平政橋記

宋 陳耆卿

剗木爲舟防水險也架木爲橋防舟險也人有千歲之思人無百年之壽風雨之波濤之橋雖人力成不能以人力無敗也雖然果盡人力則其成也堅好其敗也遲是又在人力不在橋矣處州橋始端拱凡幾興壞事班班見於石大理丞應公元衮易鎮之明年迺議修橋橋



完未而月水怒橋基廩廩越三日水再怒橋壞乃議重建橋起仲夏訖孟秋公無一息不在橋也昔之爲是役者參伍新舊華多於質崇目前之喜弛意外之憂公獨撤故材授成規下令曰吾官滿去橋宜終修衆聞奔走僦工閎壯加倍偃若龍卧蜷若虹飲郭内外人憧憧往來又若縱步席上散影澗中巒甍迎前而魚鰕出沒其左右一一皆奇觀也豈曰利涉也哉民倍逸公倍勞矣力倍勞財倍費矣衆曰今天子以儉爲寶侯國景隨公之治不輕以錙銖自怡悅也而獨重費於橋儉於已不儉於民也又曰郡廳舫於天禧屋老岌欲仆坐於上面

麾指之民宜不徐徐也然橋成然後及廳事謂之何哉急於民不急於已也夫視民之無橋以渡甚於已之無宮室以處若是者可觀政矣觀之未旣也公之政以愷悌爲堂屋以安靜爲輿梁千里之內皆夏屋通衢也此豈待土木哉待土木者橋與廳二事耳人之所知也其所不知當求諸此記之外嘉定十一年二月旣望迪功郎處州府青田縣主簿陳耆卿記

南明門橋埠記

括介萬山中萑鬱磅礴標勝東浙峙鼎湖佩元鶴南走武彝幾百里順流而下直接甌江通津也濟以舟楫來



往孔艱宋乾道五年郡守范公得廢寺租若干緡創設浮橋于南明之澣夷若坦途四民稱便嗣是譽髦鵲起發跡賢科炳炳煌煌郡乘可考已迨我國初一徙於桃溪再徙於栝蒼門外自是而文運微厄士氣稍稍不振豈川岳人才果相爲盛衰耶抑亦精華久闕積大流鴻將俟人以扶之耶上流之橋近亦就革民稱病焉郡侯李公甫下車謀野酌便慨欲興復又因士民請置橋於故址遂與郡司馬許公司理易公議之而邑侯鍾公力贊厥成上其事守臺王公曰善宜從士民之請檄下庀材鳩工閱月而橋成百年曠典一旦而復士民商旅喜

可知已旣而公徘徊橋上四顧而嘆曰美哉洋洋乎民未病涉也雖然堤之水嚙者不蟻穴而千丈耶砂磧之磊砢者不跬步而咫尺耶是亦橋之闕典也首出俸金而許公鍾公各捐俸佐之士民聞風慕義量助有差以元妙道觀祝明道等董其事再三月而工竣視其堤則鞏如矣視其埠則坦如矣波瀾汨汨檉柳蒼蒼商旅漁樵行歌互答憑堞俯視有不豁然在觀者哉於是民怵於道士怵於庠圖勒貞珉以垂不朽而丐文於不佞余惟宋蘇文忠公守杭杭宸下決西湖之水可以灌之因築堤十餘爲保障杭人至今德之題其堤爲蘇公堤夫



蘇公鍾眉山岷水之奇才雄一世及治杭則曰湖上可  
了公事至爲民捍大難興大役萬世誦義甯直名與堤  
並固哉我公亦蜀產也抱安濟之畧不減蘇公僅僅小  
試吾枯案牘盈廷片言可折公事何難焉獨津津畱心  
民瘼首復斯橋新厥曠典其堤與埠又增前人之所未  
備吁功亦偉矣日者枯之士民被潤澤而大豐美激盛  
德而益淬礪文運日通賢科鵲起什伯往昔覩斯橋也  
因指其堤與埠而曰此李公經始不日而成者又奚間  
蘇公之畱意于杭令民誦義無窮哉嗟乎益州誕秀兩  
公輝映自明溯宋異世同功猗歟休哉因詮次其事而

侈其盛云

重建濟川橋記

國朝官保  
總督李衛

事有偶舉一端而可以覩爲政之全體澤有僅被一隅  
而可以覩急公之實效則必爲之綜其初終核其經費  
稽其功作簡其勞勩而勒諸貞珉使我民知今日之鼓  
舞歡忻獲享利濟之樂而異日之所以綢繆保護傳之  
永久不至有颺搖圯廢之虞胥於是在余荷蒙

聖主

隆恩昇以節鉞重任專闡兩浙六載於茲矣凡地方利  
弊民生休戚靡不悉心及時修舉至於一郡一邑之中  
耳目所未及親歷者則付之所屬守令相與講求締造



而壹以利便吾民爲要約處之枯蒼門外爲各屬往來孔道俯臨大溪寬深莫測每當雨水漲溢勢若望洋舊有浮梁綿亘數十丈以渡行者自康熙甲寅後一燬於兵燹再沒於洪流基址蕩然無存民之設筏代涉而惴惴於胥溺者垂五十年歲在己酉曹守適莅任是邦廉知小民之苦於厲揭而又重慮斯橋之工鉅費繁猝難興復於崇朝爰是經年相度並多方拮据匝歲而橋成因以其事上白於余而丐一言爲記余惟凡民之情可以安享其利於目前而頓忘共守其成於久遠爾處民亦念今日之長虹卧波幸脫褻裳之患而坦然於視履

周行之下者伊誰之力耶脫令斯橋及今不治其病涉者將何所底耶脫令今日治之而異日不及時修葺之其病於涉者安知不猶夫昔也竊念我

皇上

加惠元元德洋恩普凡山陬海澨以及草木昆蟲物靡不得其所而浙民之涵濡膏澤沐浴太平者尤深且厚際此席豐履豫之時宜益深墜薄臨深之懼舍歧趨而遵大道去沉溺而就康莊如斯橋之艤艫橫繫舉步徐行幾忘其在驚波怒濤上也詎非至樂歟而又念官斯土者果能勤求民隱呼吸相通宏綱不廢百度皆興俾斯民之咏樂郊而熙攘交錯於途者視橋且不第什伯



焉則是杠梁之爲惠雖非廣濟博施而由此類推可以  
覩爲政之全體覘急公之實效僅區區事舉一端而澤  
被一隅也哉是役也費不取諸帑力不貸諸民經始於  
庚戌之秋初落成於辛亥之八月規模制度悉申法程  
鼎建者曹守掄彬督理麗令王鈞監修則經歷包文琦  
栝蒼驛張榮顯均有成勞例得備書

麗水濟川橋賦

教諭 孫之駿

維天壤間兮水居其多衆往來兮如鶻在河亂流而涉  
兮過膝則那茲水之患兮舞於盤渦溢而懷襄兮蛙跳  
儵游力將與岸爭兮勢與空浮秋霖夏潦兮奔奪延袤

曹公之來兮甚勇於仁始作吳編兮其艱其辛公心如  
鐵兮其智如神公以身先兮悅以使民築城伊減兮民  
不告勞量功命日兮民有餘力乃命巧倕乃選窾木工  
鼓定繩虞姁削墨則有道濟舡舫黃蓋艨艟大見馳馬  
祥聞集蜂故可以凌迅流可以翼長風爾乃傲河橋之  
初創法牽牛而爲狀填鵠不足方蓮葉非所尙則有絕  
水虎牙伐蜀鄧艾雖廣狹殊形規矩斯在於是造舟六  
十鼓鐵千鈞鈐鍵施而永固鶴舟汎而不沈超鼃壘兮  
渡海曲似蟪蛄兮鎖晴雲垂天紳跨地帶西北樵採兮  
東南冠蓋皆會於橋兮或內而外萬姓攸往兮驩呼闐



道誰爲此橋兮實惟公造邦人懷思兮稱於世世濟川之功垂之青史

縉雲縣三橋合記

國朝 朱士彥

凡功之所由成曰人曰財假有顏淵季路之賢而困於簞瓢菽水雖有所願亦坐視而無如何若程鄭烏保資累億萬而纖嗇不肯拔一毛則所藏畜與土苴何異故成事難閩浙之間以嶺限南北在西曰仙霞在東曰括蒼括蒼之陰澗瀘溪壑之水下匯好溪西經縣前南達甌江入海其在縣境之內冬僅盈尺褰裳履石皆可以涉盛夏甚雨水暴至崩山驅石拔木堙谷驟至數丈雖

聯以方舟鐵絙震盪砰砢刻糜碎斷裂若是者非橋不能濟谿闊數十丈爲橋必日役數百人鑿石磨晷數年始成所費益不貲嘉慶二十三年州同呂載揚奉其母蔡氏遺命與其弟縣丞載修州同載馴知州載希及猶子安溪翰白金二萬六千兩有奇於上流造壺溪渡石橋凡十三空長六十七丈道光五年上其事於朝褒叙如律其明年載揚之子州同建盛以縣前溪橋久圯輸白金二萬兩有奇爲石橋七空長五十餘丈其明年建盛之兄監生建始又以其父之遺命捐資建下流之東渡石橋期明春興工東渡水闊計所費多於縣前



慶元府志卷之二十一  
溪也凡呂氏母子若孫三世爲善爲石橋三費貲財數萬可謂成其難矣余巡試處州太守李君蔭圻縉雲令續君立人請余名之乃名壺溪渡曰賢母橋善則稱親也縣前溪曰繼義橋東渡曰競爽橋美其兄弟相繼引之勿替也三橋相望車徒利濟毋有烈風淫雨之虞蛟龍罔象不能肆其暴其爲利甚遠也然則財之有用於世豈不繫所賦之人歟後君子以時修舉廢墜毋棄前人之功則益善矣是爲記

慶元槎溪橋記

明 鄭汝璧

涸枯巖邑也地當閩浙之交而入都離城二十里水勢洄漩蓋水口所關爲邑孔道也舊有橋興壞不一正德間邑令何公鼇架木爲之至萬厯甲午蜃水大發橋壞無存春夏之交溪流迅駛墊溺者衆往來病焉鄧公顧瞻興嘆以此舉爲不可緩乃捐俸首倡而鄉之士民咸樂於助疊石爲墩者五每高二丈而闊比高之數縮其半覆屋三十七楹礮發精密結構堅固民有攸濟矣橋成走使徵予爲記余曩遷官之閩道經松源見其山水明秀意必有異人出於其間及稽載籍其昔中山獻瑞佳氣浮空若彩橋然以故狀元劉公知新尚書陳公嘉猷後先崛起焯然至今有聲邇年以來因橋輒壞風氣



不聚人文寥寥有由然矣是橋之成水口有鍵多士生  
同其鄉足稱俊雅又得公而振作之豈無有紹述之思  
繼二公而興起者乎信有之則古云地靈人傑非虛語  
也公其大有造於慶哉

龍泉濟川橋記

明 王應宣

吾龍據括上游爲閩浙咽喉之衝唐宋以還稱雄邑矣  
治南大溪襟繞波心涌沙成洲曾應狀元宰相之識舊  
有橋橫亘其上而附橋爲閣巍然傑立於洲中蘇東坡  
題其閣曰留槎米元章題其橋曰清化續太宰何公執  
中易名濟川元戊申火後皆草橋成化壬辰火正德癸

酉又火迨嘉靖戊子春南昌長湖朱侯來宰茲邑乃鬻  
淫祠募富民佐以餘俸遂成偉觀抵今七十餘年其資  
利涉而頌德者不衰萬厯己亥之夏鯨浪爲殃修梁傑  
閣與波俱頽僅存什之一二誰不謂斯橋無復續期矣  
是秋南昌章侯來令吾龍甫下車毅然力任其事爰召  
諸耆老鳩工庀材捐俸厝費以是年孟冬初旬經始仍  
命東衙余君紹堂西衙吳君學書南衙蔡君應春輪董  
其役築埭以砥流甃石以固址架木以植楹披板以護  
楯層樓複閣鬪角鉤心畫棟雕甍節分拱合諸如朱侯  
所立尤爲壯麗於次年孟冬告竣復取蘇長公舊額文



以丹堊規模軒豁望之若瀛島然方諸舊制槎閣若增而高劍水若澄而深矣計其時日歲甫週廉其所用白金三千有奇乃公帑不費人心樂從侯何以得此於民哉語云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此之謂矣迺訪其制者朱侯繼其美者章侯二侯皆同鄉同宦又同成此大役固知曠世相感其機若有待也豈朱侯在天之靈爲之默相於其間耶我龍民之徼惠於兩侯者亦既深矣異日肖像建祠翼然臨於靈洲上奉兩侯而尸祝之俾往來於斯者知南昌二賢後先相望詎偶然哉

龍泉濟川橋賦

張永堂龍泉人

閩浙之間山岷水滂忽勢蹲而氣聚乃川夷而陸寬浮槎壘仙一畱千年鼇峯峙兮鳳巖燕尾分兮回旋長虹綿亘以斷以連老蜃吞吐非霞非烟磨斗牛兮歐冶劍之餘氣映奎壁兮老坡筆之如椽歲改月化棖厄礎顛廩嵯峨兮陸地委形勝分流川視宦游如傳舍兮且莫能欣適於目前其孰度拘攣越流俗兮侈輪奐而添華鮮有美一人瑞鍾古鄞縮縮兮補袞之手粲粲兮製錦之新帡幪兮廣廈華腴兮陽春覽先賢之遺蹟兮舒遠睇以凝神載觀載度乃斧乃斤役不踰時勞不及民蛻樓居於千仞兮止象緯於繇旬納乾坤於俛仰兮轉涼



煥於呻顰岩堯兮烟霞倒景之上掩映兮滄洲白鷺之  
濱足官府於上界兮隔市聲於囂塵東望縈紆雙流合  
併深波沉兮一鑑淺湍鳴兮千兵虬潛兮古瀨動霓吐  
兮秋空明鳶翔鱗躍兮不繳不矰晨霏夕霞兮倏陰倏  
晴千變萬態兮隨物賦形南望羣山騏驎渴奔矛森幟  
旆虎<sup>代</sup>熊蹲高槐老柏虧蔽汀瀦岸迴溪明鶩沉鷗舞  
西望則複道巍峩金搖碧輝風高磬遠影蠹波隨危闌  
絕壑蟻磨峯移啾啾啾啾暮往朝復北望則連岡重重  
聯夢接埔鬱鬱蒼蒼春風琴堂紛吳歌兮楚舞懼叟白  
兮童黃蔚間閭兮晏粲藹阡陌兮芬香前乎此時支傾

補欷景雖仙兮人凡名雖存兮實非後乎此時跋翼壺  
飛圓羣峯兮几席吸萬象兮樽壘湛玉湫兮半矩湮璧  
月兮圓規冰壺瑩兮纖無塵蓋殿涵兮清漣漪信登臨  
之爲美兮豈吾土之異而疑紛賓主之更酌兮共豐年  
而樂之發哀絃與急管兮雜天籟之參差拍酒船而浮  
游兮付埃塽於希夷艤星槎於霄漢兮約倥侗以爲期  
下視鷺鳩與斥鷃兮奚霄壤之與雲泥於是飲酣樂甚  
客振纓而言曰大塊之間物各有止惟修名之長存曠  
歷劫以誰比白日兮山陰之畫簾青春兮河陽之桃李  
被休嘉於一時兮振芳馨於百世奚物理之能然美姘



慶州府志卷之二十六  
德之所致發造物之精神兮幸名勝之臨此洗山川之  
囂垢兮冀百度之新美酌一觴於清灣兮遡流光於天  
際逆雙鳧於青霄兮畱甘棠於此地所不與坡老而共  
傳兮其有如於此水主人舍爾大嘯並起清風一闌皓  
月千里

重建濟川橋記

梁同書仁和

處州龍泉有巨溪北爲邑治南多民居水夾槎洲爲閩  
浙要津舟車通達之所跨溪枕洲而爲橋翔自宋米襄  
陽題曰清化邑人何執中易今名上有閣蘇東坡榜曰  
畱槎未幾傾厯元厯明傾而建者殆數十次我

朝順治六年至乾隆二十七年凡八建今又圯三十餘  
載矣或以草而燬於火或以石而衝於水其間圯而不  
能復者以資費繁重不易舉溪身七十餘丈橋當如之  
廣一丈六尺上而檻屋下而椿石誠非大力者不能襄  
其事昔范忠貞公撫吾浙時按部至有僧詣首請復公  
以行橐鹽蔬之餘鏹立其盤且曰吾非不欲多助以成  
其功吾不忍以供億累吾民故必計所餘而及於施濟  
吾非不欲責之守令吾不忍以威令強吾民故必就士  
民所樂從者善哉斯言嘉慶乙丑邑明經李濬慨然獨  
任爲之築基盤固深峙水底架木樹石排立如墉厚以



蓋甃如蹈康莊爲屋七十三間中矗以閣旁綴以亭視舊制而加莊麗非勇於爲善者其能若是歟費白金一萬四千兩有奇經一載而成余以其橋通要津久而不復而資費浩繁出自一人獨任尤非自宋以來之建於官建於民建於浮圖之募衆可比也故樂得而記之

重建濟川橋記

知府清安

輿梁之成所以便行人占利涉也縣治南門外有橋名濟川爲往來要津舊制橋礮五坐上構亭七十餘間需費約二萬金左右嘉慶年間邑人李溶獨力任造事聞於朝獎叙通判恩至渥也第興廢無常創修宜繼咸豐

戊午橋燬於粵匪石礮被水衝擊僅存其三利濟之道缺焉同治甲子秋余來守郡凡壇坫廟署善後各工罔不舉繼議復是橋顧甫經兵燹民力有所未逮遲之又久閱四年丁卯春余因公下縣諮訪利弊惟斯橋爲急乃與邑宰吳君光華設法建造各捐廉以倡仍延李氏後裔勸示之得其曾孫森芳昆仲輸錢三千緡而城鄉諸殷紳亦慨然樂助共集資二萬金有奇爰命設局庀材鳩工擇公正紳士使董役將橋礮增其四餘制循其舊屬吳宰邢尹以時督率自經始以迄告成凡一年餘於是涓吉與邑之官紳大合樂以落之橋之旁有閣曰



留槎創自宋邑人何太宰時蘇文忠公爲題其額誠一  
邑勝觀也近則傾欹剝蝕因以橋餘費整葺之遂煥然  
一新余嘉邑人之多好義也特記其巔未並將捐戶姓  
名附勒碑陰使後有考董其事者李森芳蔡士榮蔡士  
釗周錫疇蔡世欽瞿振聲翁汝舟蔡盛名廖溱秦蔡邦  
基潘德馨謝鳳毛翁樹芬張永清葉禮存趙裕銘例得  
並書

溶灘記

知縣 顧國詔

龍泉居萬山之中距郡二百四十里一水可達而暗崖  
積石幾乎步步相蹙凡舟楫往還涸則疊出崎嶇漲則  
暗森劍鏃下則奔放如脫箭上則層累若緣梯是以忽  
爲陸地之行忽作風波之險要皆螺旋蟻折爭釐毫於  
稜稜石罅間稍一不戒則立見破碎皆灘爲之害也余  
宰是邦已逾兩稔觀茲灘險心每惻然嘗考志乘宋元  
祐間會稽關公守枯會一溶治計當時爲害更鉅必已  
去其尤甚者然閱元明以來更無過而問之而山間之  
隕石遂日積月累復屹突於其間矣則天險之尙可平  
者不又阻於人事之未全盡歟爰輪俸爲倡而就殷富  
及行商者籌捐集資請諸大吏報諾遂於十年三月興  
工畚鍤如雲鼙鼓四應橫亘者劇之尖聳者平之其龐



然中踞而無可動搖者則剗削而殺之經始於大牛小  
牛而繼之以大金小金其餘星羅碁布不下數十百處  
罔不次第疏鑿雖未能悉成坦途而覆溺之患於是頓  
減舟行者咸頌履險如夷焉此則非余所敢居也夫子  
產以乘輿濟人而孟子譏其不知爲政蓋爲政者誠當  
爲民興經久之利而計其大者遠者今灘患之治宜更  
遠大於徒杠輿梁之成而余之爲政則并子產之惠而  
未遑亦何敢用以自多第爲民興利除害不敢不勉盡  
此心至力不可加而有不能不已者則前記已言之余  
亦何能爲役耶顧谿谷之變遷仍視人功之興廢所望  
後之君子匡余未逮而隨時加治焉則段成式之好溪  
當不得專美於前也斯民幸甚余亦幸甚是爲記

宣平通濟橋記

明蕭彥

宣平縣之南有通濟橋肇於成化之初以木爲之而屢  
廢焉至嘉靖五年縣尹張君僕來宰是邑乃與貳尹宋  
君鎬協謀修之張君江西餘干人宋君直隸甯國人二  
君俱卓犖有能聲鳩材命工以石爲基者五以木爲橋  
屋者二十四梁成而民不告勞旣而張君擢興化府判  
宋君亦更宰餘姚而去余至宣平縣之三年癸卯夏暴  
雨蕩溪而橋圯者半是秋余召耆舊輩議重修僉請曰



處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侯觀事方殷觀竣而還修未晚也余曰昔王元之作黃岡竹樓不過爲騷人遊觀之具爾尙有望於後之同志者之嗣葺况橋梁利涉爲王政之事耶吾今入觀當資俸以爲道路舟楫之費甯躬自節省捐其半而爲之亦無不可也乃以俸金付諸尙義之士市木石趁寒沍而亟修焉甲辰夏四月余自京還邑視橋則煥然復新矣余因以志張宋二君之功又因以詔夫君子之有志於惠民者

禮德祠碑銘

宋 韓元吉

政和中四方無虞士大夫緣飾儒雅無有遠邇以歌詠

太平爲事是時處州麗水縣蔡君夢奎教養子孫皆舉進士馳聲學校間一日有善擊劍者過其門君獨留之命諸子子昇等習焉拉姍黨梁君宗善子將惠與之俱蓋鄉閭莫不非笑之君亦憮然太息曰是故非俗子所知天下將勤於兵吾懼其不免也越數載方臘起青谿覆郡縣二浙大擾君不幸新故諸子孫嶷嶷成立欲帥衆拒賊以成父志而長子昇者驍勇偉岸尙氣節乃挾戰守策干郡太守不能用宣和之三年也臘賊之黨洪載果道松陽襲據郡城劫取大家財散以募衆又以妖術蠱郡民麗水凡十鄉其七已悚聽載命惟蔡君梁君



所居曰懿德與其宣慈應和三鄉恃二君不肯附賊而賊欲下取温州聞蔡梁子姪尤知書識戰卽遣僧道珍來曰能助我無憂富貴是時君孫叔輝偕其妻兄梁惠等方議戰守利害拒不聽載大怒因潛兵夜犯懿德至則黎明衆得遁匿廬舍悉焚子昇與將惠各傾家貲募壯士得千人卽所居七里有山曰東巖四面斗絕緣崖爲門上則泉壤甚沃草木蓊蔚有浮屠之舍曰定香自唐乾元末土人袁晁之亂嘗棲之乾符中和間羣盜繼作章承趣亦固守其上一鄉獲全承趣廟食焉故三鄉民皆來歸推子昇爲部領子昇與將惠等同心合力列

保伍定賞罰衆皆帖然子昇挺身督戰鄉勇鼓而從之閱三月無慮二十戰我軍徂擊大勝斬首二千級賊聞王師來欲赴於海而温已嚴守備且畏我軍乘其後遂受降納款焉時四方兵興遇有盜賊騷擾及軍旅事郡必召而咨之建炎初倪從慶嘯亂於衢部使者詣請子昇將惠偕行乃奏其前後功朝廷以將惠與開封薦與文資而賞子昇以武爵力辭不受乃大聚圖史萃雋秀以教子孫叔輝登宣和庚子解元孫伯伊登乾道丙戌進士戡登隆興癸未進士紹興甲戌梁惠子安世亦登進士第世以爲榮里閭僉曰天之以報德者豐其後民



之欲報功者饗其神於是倡議立祠於巖用祀二公以彰大功以旌碩德天意人心安矣祠成未獲揭扁且缺碑銘淳熙十年戡任大司農安世自大農丞交書來請曰東巖之績吾州戶知之也今五十年矣俾後世無傳戢等則有罪故願得君之文揭於祠下俯塞衆情元吉嘗官於麗水多識其賢士大夫知其事爲不誣也蓋古者能禦大災捍大難在禮法得祀在史得書在功庸得銘今蔡氏梁氏忠孝義烈見於父祖而子孫浸顯各大其家當書無疑予以二君同功合德以保民民咸利用享祠以爲報故名其祠曰禋德因爲之碑而繼以銘銘曰天之蓋高險不可升地之險耶蠹爲邱陵匪人當之險亦何恃劍門峩峩失則平地區粵之間有石巖巖與天比崇奠於東南寇攘鴟張嘯兇我鄉孰與隄防蔽其井疆烈烈兩君明則先見時方尙文教子以戰子承義方曷合季強屹如金湯民用不傷長戟一揮其從如雲襁負而登蟻聚蜂屯旣過其攻折其我衝畏我其乘不下其東三月之捷百世之利爾耕爾桑食則以祭祿不報功天道罔愆有孫四賢貴富其聯繫德其積豈惟戰多勒銘山巖其永不磨

照水堂記

蘇舜欽



栝蒼郡署冠前山之椒林壑蔽翳咸平初楊文公起凝  
霜閣下覽平曠得遙岑遠林之賞當時固以爲佳處矣  
景祐中孫公元規移守此郡衆務畢舉乃厯訪雄勝之  
地以圖燕休又得西北隅絕巘之顛剗去叢穢豁見異  
境溪山之勢奔放全來始規地命名詔徙他郡後更三  
守泯然不尋李君然明之來刷剔隱滯網條一新吏民  
曉然踰年甚便然後思有以自適且將畱風跡以遺後  
人景與意弁正獲元規之地遂構廣厦有長溪者源自  
閩來趨過檻下因以照水題之前對南明山三平之舊  
隱也蒼翠古刹陰晴隱見又於東南創月軒稍卻爲燕

閣閣之右又爲風亭亭前啟軒曰夕霏是皆輔於照水  
而發於新意也華棖鬆楯下上相煥易去蓁莽與政俱  
新蓋基於元規成於然明予慨然東望神爽坐馳恨不  
能劇飲酣歌俯仰周覽於其上或能圖以爲貺尙可更  
發詠歌以足其未至者慶厯八年八月八日記

東嶽行宮記

元項棣孫麗水人

至元癸未三月旣望道士陶以道踵門請曰東嶽之祠  
遍天下在栝郡始創於唐再建於宋慶厯間厯年多奉  
祠者以產薄力不能支撐祠宇日就圯至元二十五年  
壬夢唐始加完葺功未克就吾師王時學繼之黽勉從



事不數年門廡寢室燦然一新惟大殿敞尤甚將理新  
之功用不貲乃俾以道代奉祠悉智經畫爰發己帑且  
募緣於郡人士得錢若干繕經始於辛亥六月庚申越  
九月甲申告成以道敢以記請竊惟諸侯山川在封內  
則祀之於赫岱宗超冠羣望其威神德澤之所加被者  
廣矣故列諸命祀天下通祀焉是宮之增修宜若不可  
後今王師時學與其徒力舉廢墜而邑長承務公敬共  
神明克成厥功信可記也已乃爲作詩俾刻諸石詩曰  
弈弈泰山保彼東土具瞻四方屏我有國祚我有民功  
崇德洋薄海內外奔走承事孰敢怠違吾觀之栝有嚴

祠宇實始於唐歲久就圯神不以宇民用弗康際茲明  
時祀典載崇縉禮式彰惟師王公德意是祇神庥是揚  
載經載營內外完好丹漆孔陽新廟業峩龍旂車服煥  
然有章有嘉邑長克成厥終神明歆饗境內承福樂土  
訐訐豐年穰穰我名報祀琢石頌功昭示不忘後來繼  
今母替厥承亦克用光神之鑒之介爾多福申錫無疆

重建敬一堂碑頌

明李銜

於維肅皇聖神天縱廓紘恢網質文交用睿藻焜煌典  
謨雅頌特揭元樞振衣提縫謂敬乃聚謂一迺純寶箴  
炯若鴻序如綸祇欽峻命畏天勤民念茲敬一根心入



神視聽言動由斯從令程范大儒遺箴足鏡嘉與表章  
崇賢翼聖詒釋織詳星環珠映爰頌翼泮錫類士氓驅  
霾捲霧賊覲柴清穹碑屹卓亭宇巍甍同風若淑時登  
治平冉冉百年榱桷非故礫埴沉垣蝕苔浸露宸翰叢  
藁空勤陶鑄昭代猶然靈光誰賦吏茲土者百廢可興  
顧瞻聖訓首宜兢兢或纏紛蝟或飮羶蠅居請代禪遞  
相因仍不有名賢孰新遐典大始李公爲世瑚璉試節  
興都美墻文顯天惠枯城五雲視篆駿才踔絕飛兔流  
星丰標瑩徹嶽峙淵渟廣平惜物陽春耀靈雉冥解網  
脅絜舒翎造士憐才永言謨烈目擊廢亭攢眉咋舌敬

一謂何淋灘片碣亟捐公資舉茲曠缺簡幕鳩匠負藝  
爭趨高驥雲構羣矚睚盱丹桂欽艷朱拱縈紆層梁虹  
駕懸綵霞鏤墉敞闌森成以不日公於斯時止茲告吉  
錦衣繡裳有儀秩秩一也勿貳敬也無逸聖明述作重  
奏韶鈞心惟膺服時流玉津荒誣闇眚翕然響臻行登  
標闕颺覲楓宸驄領鳴珂螭頭簪筆舟楫鹽梅帝曰良  
彌大厦力支弘宇如霽綱紀四方同歸敬一李公諱天  
培字承之廣東肇慶府陽江縣人登甲辰科進士萬曆  
辛亥九月吉旦立

泗國耿公祠記

明樊獻科縉雲人



粵自元運將終我朝貞元會合挺生太祖高皇帝秉執天戈以定區宇於時宣力之臣雲合景從若我泗國武莊耿公再成者以天授忠勇之才歸附於淮甸龍興之始渡采石取金陵戰彭蠡擒斬苗賊於金華於處州上嘉厥庸而獎之曰處州非再成罔克鎮於是部分符節以委之一時勲庸之盛死國之忠具載宋太史碑中爵上公開泗國復命塑像於忠臣廟勅葬於聚寶山建祠以祀於栝時芳草昧儀飾未詳是以祠雖建而祭典獨缺至於今百八十年幾同淫宇茲乃發於公六世孫曰鏞者陳詞乞祭請援文成劉公縉雲胡公例一體崇祀

郡伯高超檄上監司得俞所請命歲祭二仲動支官銀四兩仍編門子一人供執洒掃又命公之子天璧配食公祠令典復新乃徵文記石俾後之人知祭典維新之有所自云

夏瑚山生祠記

明 鄭子壽 縉雲人

按生祠始於畏壘大約爲郡邑長親民之官設耳若監司而上去民漸遠至鄰邑大夫相屬益隔乃春涵車公聯峯周公以參知相繼轄栝州致虛樊公以名魁令麗陽羣縉之大夫士迨父老子弟相率祀公於夏瑚山之祠公等何德於縉遂不能忘迺爾蓋縉俗樸而士頗向



風志稱士風爲郡最然甲第不乏而登元魁者鮮卿尹時升而陟公孤者鮮僉謂夏瑚爲水口宜建文峯以鎮之乃其事重費繁未有首其議者萬厯丁未車公下車加意作士士因以前議請公慨然登覽極力主盟而猶慮公帑之羞且澁也遂捐數十金爲倡暨合邑士庶咸踴躍歡呼各輸所願不旬日按籍而稽可千金爲擇日鳩工會有力者以不便於已欲尼之構危詞爲訟又殫其蠅營鴟張之術一時董事諸生悉逮於理卽縉之令長及紳衿並囁嚅莫敢誰何車公奮而起按定其址爲一簣地復踟躕計之樊公公毅然曰鄰人子卽吾子也

矧在事諸生皆賢子弟乎顧以爲事關千古無容輕舉乃單騎微服戴月往觀攬峯巒之靈秀與川壑之會歸一指顧而川岳環向風氣若爲立轉達旦始還縉人未之知也車公得報命喜甚遂盡以其事屬公公乃移檄乘傳率紳士父老向瑚山盡定厥基遄白之中丞報可不惟在逮者賴以幹旋而蠅營鴟張者亦莫敢云何縉之大夫士庶以此沁二公德入於骨髓宜其尸祝畏壘永矢勿諼矣然而向所輸爲壘土積石藉者大半耗於雀角之餘緣是中止者數歲周公嗣來以塔爲事再捐俸以率守令諸士民因得竭蹶告竣塔成而祠俱成三



公亦位乎其中矣又慮無以永其傳也雪崖王公蒞縉更爲置田若干畝給沙門住持之此成終之功不讓於始而繼往之績有裨於前也故並祠焉於時元老鵠立魁額蟬聯易名之隆典垂光延世之懋賞洵及卽目已然嗣後安可量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微此數公其誰與歸百世而下瞻廟貌肅明禋功與是塔俱崇而德並茲山不朽矣曩余亦在事中受諸公知最深入九死而出一生不知爲誰之賜感念往事歷歷目前不容不記也因援筆書之

雙芝亭記

明 鄭懷魁

栝郡署北園於志爲棗山古棗樹一株老幹輪囷而在枝甚茂萬厯丙午季夏產芝十本黃外紫內與子弟徘徊其下旣采之矣孟秋復秀重葩六英大者徑幾尺許而仲秋郡學孔子廟庭有芝生於桂樹其赫渥丹其堅瓊玉大者可三四尺如寸許者以百數官師肅祇咸共瞻觀夫土和而不敝則芝草孳况樹古則神或憑焉與夫宮牆之植其物必靈是皆非無意者也瑞圖稱五芝之色黃者如紫金赤者如珊瑚於今所觀實與象符聞此邦有青芝之田其地是生名世意所云青如翠羽者當之及此而三矣漢太守得芝草則上之或作爲詩歌



薦於帝之宗廟魁爲表臣則何敢迺瑞不虛生志其事以備郡乘太守之責也書以俟之

關聖廟記

明 王一中

世道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者惟是綱常倫理之所維顧維於清夷昌熾之日易維於衰微湮塞之日難堯舜大聖人爲人倫之至而後世稱仲尼賢於堯舜則以彼值其常此值其變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非以其揭大義於衰周爲天下後世存此一綫之遺乎自周而後得國以漢爲正至於靈獻賊臣遞起漢昭烈以中山靖王之後提一旅欲噓餘燼當是時曹瞞扶主

矯制雄行而昭烈奄奄微息時阡艱危非真抱春秋之志者莫能辦漢賊而扶持擁護不避險阻盡瘁於昭烈者惟雲長翼德二公而雲長之功尤著彼其取襄陽圍樊城威鎮華夏曹賊心悸膽寒冀遷許昌以避其鋒微司馬懿蔣濟爲操謀構孫權呂蒙陸遜之計幾何不還漢室於再造哉夫公於昭烈非有君臣之素也一言期許九死靡移朋友之誼視骨肉彌敦復以兄弟而君臣匪躬之誠天日可貫人徒以爲不肯權宜與孫氏結婚致起攜間夫操爲漢賊而權亦未純漢臣也藉一旦通婚縱公大義凜於乾坤將因親以圖則父教子貳公所



不爲將令之與賊爲戚則委之不義失身匪人公所不忍也則又公之權之於父子夫婦之間斷之以君臣之義所不敢出者也自公亡至今千百餘年代不知幾易而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委巷無不立廟祀之卽地之界於魏與吳者恥當年爲賊所據亦無不祀公視操權如鬼若蜮非故薄於操權而德於公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倫常則不可一日不祀公天下無一人無倫常則不可一處不祀公天下無一人無倫常則不可一人不祀公何代無亂賊而睹春秋之旨不能無懼心其懼也是卽孔子之筆削在也何世無奸雄而入公之廟不能無

惕心其惕也是卽公之斧鉞存也孔子以其筆削代斧鉞公以其斧鉞當筆削雖不能竟其志而其志已行於天下後世矣惟公之祀徧天下威靈顯赫奕奕如存而爲二氏之說者襲之以張大其法門以爲得其教護其法夫人何魔魔何伏不知春秋之旨而爲亂臣賊子卽不必身爲篡逆而薰心寵利怵志權奸是魔而已矣無愧於倫理卽無愧於心無愧於公若公有默佑有愧於倫理卽有愧於心有愧於公若公有顯罰昭昭不爽又何疑焉蓋我自據鞍之暇手一編惟春秋其得於吾夫子之教最深故其廟徧天下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聖



人之徒空言尙然矧公明其義至以身殉之者哉吾鄉舊有公廟鄉耆又從而新之於圭山之陽問記於余余恐鄉人不達至與諸像教祠宇共類使公春秋之志不明於天下後世因昭揭其大義爲之記

佛頭巖建塔記

明文似韓

栝蒼東山有塔起自吾鄉喻楓谷先生以栝人文未暢從郡大夫士之欲作塔以發山川之奇旣以遷擢未竟而皖陵養宏任公來乃成厥功功半而力倍之大夫士謂功成當記諸石而以屬余謂郡邑諸記余嘗代草此不宜獨靳噫嘻諸大夫士謬好余文實烏足當諸君之

好顧質直少文且惜其去姑留一言以誌曰人文果係地力乎哉栝蒼山川糾繆自昔多奇青田劉公功業文章不以科名顯卽龍泉葉公與金華宋公竝爲明初文學之宗而松陽葉公亦與方遜志幽顯抗節無事科名也顧今多制科諸大夫士欲借助山川之靈且栝東山麗雲龍松縉遂諸邑之水皆出其下而以一山當之眞萃秀之區也東望好溪則五雲仙都朱呂諸賢之所從遊也其西南則石門鴈蕩山海之觀李邕康樂諸人之所欲尋而未遍者而塔其巔眞足發山川之奇哉第山川以發胸中之奇耳仰觀俯睇令人若有干霄映斗之



文而出有壁立千仞之節所稱枯蒼先達之風將復出  
並興蓋雖得山川之助而實自露其奇也雖然不特文  
也而得學道焉語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茲塔未成猶  
一簣之虧也任公成之則爲完塔學日進不止則爲完  
功北斗泰山百代瞻仰豈獨文雄一世科名當時云乎  
哉郡公同僚咸以余言山川人文而論及學可以風士  
宜勒諸石

重修崔公祠碑記

知府 倉聖潢 中牟

人之有顯德於生前者必食報於身後其德盛其食報  
亦長非倖獲也惟天眷德德實當乎天心則天報之惟  
人好德德實洽乎人心則人又報之天何以報後嗣之  
克昌是也人何以報俎豆不替是也至天與人之所報  
相際益顯則其德實爲感孚固結而不可及大總戎元  
卿崔公早年立功滇黔晉楚間及移節東南歷温州臺  
灣處州凡三徙所至盜息民安著有勞績

天子倚之先是處大歉公爲設粥賑饑死者施棺槨掩其遺  
骸災黎賴焉體恤行間捐俸代出費運糧給芻牧軍政  
得不替士卒借支銀二千餘金悉焚券弗責償一時兵  
民慶更生其天性慈祥類如此迄今五十餘年厚澤猶  
噴噴人口遇疾卒處處人爲位而哭立祠祀焉歲久屋



漸頽垣墻傾圯處人過者惻然心動念公惠在人不忍忘因謀更新又念前此規制卑隘未稱懼無以妥公靈迺捐祠旁隙地益廓而大之將鳩工適公嗣子名應階撫山左聞之嘆曰以處人今日惓惓吾父子小子愈不忘吾父之嘉惠處人也處地瘠貧前建祠宇及歷年牲牢酒醴費已不貲今更重勞之非吾父嘉惠處人意乃發使資俸金抵處磚瓦木石一切修營所需皆給公價不肯絲毫累民而觀察使蘇公總戎于公暨余往來董率工作用命不日落成吾嘗聞能爲民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又聞孝子於親所愛者亦愛之於親所敬者亦

敬之公之綏靖於處也萑苻輯警武備不弛拯人饑寒解衣推食所謂禦災捍患孰有大於此公之德澤人人者深宜百世祀而中丞公又力任修舉費不以煩處人是卽敬所敬愛所愛之遺意也今廟貌鼎建榱桷就列巍煥蔑以加矣守斯土者春秋時享相與率處之人士齋肅告虔於其間公之靈將默鑒焉所以降福於處人者正未有艾然則處人之報公忠也中丞公之愛處人以愛公孝也而要皆公顯德之昭垂爲不可沒也中丞公今方爲

朝廷重臣功在天下則公之休美當必遠播遐荒流傳奕禩



處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爲千古修德食報之極則又不但處人廟之祀之已也  
於戲盛哉

重建圭山文昌閣記

知府 劉廷璣

栝城擇山長岡秀隴唐守李繁建州學於上州人始知  
向學左有圭山兀峙形家言爲一郡之龍護昔人建文  
昌閣於此與學宮相掩映由是文運遂振科名接跡嗣  
後數遭兵燹鞠爲茂草蒞斯土者率皆置而不問以故  
科目旣淹久爲天荒余奉 簡命來守是邦兢兢以興  
文教爲已任其於學宮之廢墜者力爲修葺頓爾改觀  
因念文昌之祀天官言奎壁主文章圖書之府夫文章

精所聚而奎壁司之漢元年五星聚東井而三代之遺  
書出宋乾德五年五星聚於奎而儒術顯濂浴關閩接  
洙泗之淵源斯文之昌端賴於此亦綦重矣且圭山之  
形如圭然有楮笏執圭之義昔人原以爲文明之象今  
其祠就圯而人文衰熄者不得謂形勢之無關重輕也  
昔孫子荆稱其人之磊落英多而歸本於山之崔巍與  
水之泮濶非卽此意也耶余因捐貲庀材卽其故址築  
臺構重屋中祀文帝上祀魁杓星君丹堊金碧壯麗特  
盛於閣前作堂三楹左右置翼屋爲義塾令成人小子  
得肄業其中每朔望次日集博士弟子作文藝以考校



慶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其勤惰士子皆欣欣向學非復昔時之弇鄙者余顧之  
樂甚山鮮佳樹令雜植松柏他日老作龍鱗霜皮溜雨  
益爲一郡生色矣余嘗於公餘凭臨閣上周覽城郭遠  
眺四山景色如畫前對巾山信如簪笏烟雲變態眞怡  
我情入夜珠斗垂空奎光激射此身如在霄漢星辰且  
若爲之低垂耳矣繼自今聲名文物駸駸日盛似仰承  
山川祠宇靈秀之氣余亦厚幸癸酉賓興錢子湛遂獲  
雋而多士因指爲明效大驗益爭自濯磨則是閣之建  
未必非鼓舞人才之一機也後之君子幸留意焉

石門亭記

宋 王安石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  
古之人咸刻其觀游感慨畱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  
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壻王  
安石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真好山乎  
其亦好觀游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  
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石刻暴剝偃蹇而  
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  
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爲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  
而適野升高以望遠其中必有慨然者書不云乎予耄  
遜於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



慶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令之居也不敢  
自逸至卽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  
其疾憂其有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憂亦仁也政無小  
大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  
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游以嬉乎垂古今之名者其石  
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相傳而不朽成人之  
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青田劉公祠記

明姚夔

誠意伯劉公七世孫翰林院五經博士祿自括蒼來朝  
且言曰先臣基沒垂八十年舊有祠堂燬弗克稱者久  
之神無棲止祀罔攸享荷國厚恩叨守宗祧敢以爲請  
詔可其奏下禮部移所在有司營建祠堂如制越歲告  
成屬夔爲之記竊惟先生之謨謀功業載在國史炳若  
日星人皆知之獨出處一節人以仕元爲疑則不可不  
爲先生白也先生以豪傑之才以春秋之學登進士第  
累仕累發其奇輒不合而去則先生非無意於用世而  
世不能用遂隱括蒼山中以耕食爲樂乃元氏一遺民  
耳及皇師下浙西搜羅人才先生堅卧不出旣而吳漢  
角立東南中原割據天下非元有矣先生之心誠不忍  
天下之焚焚也矧高皇帝握真符而定金陵先生固預



慶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占於十年之前矣於是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束幣朝臨而夕起一見之頃首陳天命有在高皇帝敬而信之自謂吾子房謀無不用用無不效卒成天下大業非取於元氏也昔伊尹五就桀不能用退耕於有莘之野及遇成湯幡然而起以成佐商之功聖賢所以汲汲於斯世者蓋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也先生之心其卽伊尹之心歟嗟夫元之享國歷九十三年高皇帝起而掃除之復見二帝三王之治真有功於天地萬世者也先生之心其有見於是哉由是觀之比之伊尹功或過矣如先生者百世祀之可也

嘗夫點易亭記

國朝 張皇輔

唐葉法善隱於芝田之大鶴洞修煉溫養後得冲舉而去按大鶴洞乃道書第三十洞天誠仙靈之窟宅也遺有試劍石丹井點易亭諸舊蹟邑乘可攷歷今千載而下猶有雙白鶴年來產子九皋清唳鄉人常耳之其試劍石與丹井猶宛然可以目之也惟是點易一亭時有興廢年來厄於寇沸之餘亭不可問予乃捐俸而新之復還其舊噫神仙度世出有人無葆緣養真拾麻拂石義經一畫之微太虛一點之義法善不點之點皆自此一亭收之莫問年之幾何亭之新舊可也是爲記



重修卻金館記

明知潘潤

予少時嘗讀西山律已箴知守廉為養士之節而未知其為難能也比登仕籍察諸人勵諸已每見持廉於首途者駿發其聲至於末路則多歎始知廉之不易易也丙戌承乏栢郡過淮陽謁南屏高先生曰昔廣昌何公諱文淵者守溫時有惠政於民且持已甚廉去之日囊橐蕭然無可為行費永嘉丞于建遣其子率五邑之民醵金若干鑑追至栢之俞嶺固贈之公擲金於地不顧而去民以金建亭其地扁曰卻金溫先哲少宗伯章公嘗表其事於石矣斯舉也公之廉民之義蓋兩得之近

年當道謂此不足尚乃易扁仆碑何為者哉今子涖栢請易置之以勵頽風比至適歲歉賑濟民困方殷未幾賊寇橫作撫捕且急倏忽二年稍覺政通人和而此念尚在乃簡郡志得章公之文而讀之不容不高尚之也遂捐俸市石刻之亭陰復顏舊扁於亭因以表高公好古之義而併以勸世之矯情者若夫起頑立懦顧在人自取何如耳

重建卻金館碑記

知府 劉廷璣

卻金館之重建也說者謂余愛其名故新其蹟也噫嘻使余而為好名之舉則第須假以文章勒之碑石而文



淵何公已定不朽又何必鳩工庇材之紛紛云爾哉館舍離郡城四十五里其去縉雲縣亦四十五里實往來車節所憇息投止處層山環抱烟雲繚繞細民之開張旅寓者夾道而居焉惜乎官舍之淪於榛莽而民居之不足以停過客也余承乏枯土甫下車卽值季省會旋復署杭篆者二理臬篆者一更值

聖駕南巡日奔走吳山越水間凡一去一還而卻金廢址兩入眉睫心罔不怦怦動也往來旣熟百姓不余避乃詣余請曰公治栝如築城垣濬河道建黌宮輯志乘舉凡爲士爲民者諸務畢舉顧於往來賓館當何惜此數

椽爲余唯唯於是材木購諸山無轉徙之遙也磚瓦就以陶不假人夫之力也先是內外堂兩層門一層余更擴其就山半壁爲樓於前後相接處復爲兩廂以翼之觀者遂謂高廣於前也是役也起自康熙二十九年之冬落成於明年秋凡諸匠作每日工給出自余與僚屬者若干出自東甌在位諸君子者若干而向之荒烟斷梗不覺爲重門邃室矣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今而後余心亦稍快矣因念昔之東甌名守於是館而卻金今之東甌諸君又因是館而捐金後先輝映之下不益使鄰封藉色哉余不敏不過因人成事何敢竊附好名也



縉雲縣重建丹峯驛記

明李建

丹峯介括婺崇山大陸中不通舟楫行者需於輿馬役者疲於奔命較壤邑諸驛稍稱難支嘉靖三紀之初海內涵濡聖化歲無寇警民有獲資接濟甚敷供億不匱間值堯牟乾沒之弊薄書勾核槩從闕畧時爲之也繼遭倭變甌當其衝枯搜其害兵歎相仍室家告訕丹峯孔道日不暇應始操奇贏而切課之綜實齎施往來惟棘甚至驛廨頽漶僦民居以棲客使四牡皇華之意浸乎其微亦時爲之也故一丹峯存廢而全括昔今之所感與政體風俗之所宜可以占其機括矣守道徐公澄

湖蓋銳志明作者也莅治逾期威行惠洽絕剽林嘯海之虞歲復有秋民用甯宇其洞刷驛遞弊源經用裕而省約倍者皆公之規指也行部至縉諭令尹梅君淳曰考時會費驛可新也盍圖諸令尹祇承方畧調劑惟確鳩飭惟平凡作前廳三間左右厨庫書房七間川堂一間儀門三間翼以右廂房六間大門三間庭除軒潔牆垣迴固祛揮霍藻繪之文而制貞於度時工材匠值之給而衆樂於趨出本道罪贖之需而民無所取經始於春三月不數時竣事適公入覲令尹告予曰丹峯終始經畫實公纖悉不遺之治也不可以無記余考邑志元



季總制孫公炎徙雲塘驛於縣溪南昌名丹峯始建廳堂洪武元年增馬庫房十年增臺門嗣後繕修不廢未有若邇歲頽漶之甚者今規制視昔加隆費不煩而民不擾政體相維上行下效風俗轉移因之矣豈惟關係一驛然哉軫公私之盈縮揆出入之權衡嚴堯牟乾沒之防而不失四牡皇華之意永永可行則審時平政者責也慎無斁云

重修黃龍寺記

趙崇鑣

縉雲境多佛舍得勝地固有之山水清奇石巖險怪未有如黃龍山護法院爲最也環院五六里上則豐山聳然而高下則幽谷窈然而深中有清泉泓渟如鏡就之則萬物倒影毫髮洞燭可與不住法心同一明照其山則蒼顏秀色壁立萬仞倚霄漢而薄星辰其形胚渾卓立端凝蛟龍蟠而虎豹踞覽之不厭可與寂滅意根同一堅固若夫雲烟舒歛日光出沒幽芳奇木輝映掩曖風霜冰雪之餘巔崖挺出刻露清秀四時朝暮景象不同無有不可愛靜觀默坐心領神會可以具足色心同一清淨故老相傳謂此地昔嘗容衆幾千輩晨鐘暮磬歌揚梵唄實爲一方香火之盛豈知山川融結之氣人物會聚之時盈虛消息亦有不能外乎數者自堪與家



指爲貴人葬地旣葬卽墓有禁未免溺於淫巫瞽史之說院之繕修由是多爲阻撓緇流不能厥居清淨堂宇視如傳舍悉委棄於雨隳潦毀中無有卽之而愛者景定壬戌院僧如芝彌永彌福行深共建重閣講堂以檀木作羅漢諸天聖像金碧輝煌端嚴妙麗像與工稱旣歷二紀如芝與彌永具是檀波羅密捐乎昔所得諸檀那施財命工師求大木鼎建邃殿以覆萬物僧彌福再新寶像翬飛輪奐雄偉壯峙鄉人作禮因敬生悟歲在丙子屬遭世變戎馬倣擾僧徒逃難解散香火廢弛者六年宇舍頽壞田菜荒蕪香積生塵講堂聲寂庭戶羅

蠭蛸之網町疇爲麋鹿之場如芝贏糧入山招集徒衆焚修灑掃增栞與楠易其破闕運甓興工補其罅漏外而修葺山門鐘臺內則鼎建方丈兩廡僧房庫院一一完備見者莫不嗟羨如芝多能也如芝雲邑聖堂陳氏子也年二十入空門雲遊杭之天竺靈山隨衆捧閱經帙日講其師之說磨礱浸灌聞見益廣故其發言典實制行謹潔信乎學通而才敏今又卒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世浮屠氏以福田利益之說傾動羣聽故時人崇尚如此豈果然哉亦其學者之才足以有爲耳雖然如芝興造之功豈獨爲一時計深長悠久之慮爲後人謀



處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者亦不少勸其捨田歲會所入以舒木土之費又有以  
化其徒覺喻彌福如英發布施心各以田土入院同助  
修造是我見人見不應貪著爲一合相也由是知如芝  
之心不獨以修造私其徒爲棲息地又欲時之能行我  
道者付之俾之飯終收鉢敷座而坐冀道業之早成也  
故記以示後人使不得安於斯焉庶不負如芝之初志  
田之邛畝鏤碑陰將已傳遠焉太歲柔兆閏茂季秋上  
澣記

重修馬侍郎廟記

知縣 湯金策 西山

觀祀典所載苟能禦災捍患有功於民雖身名隱約微  
信無從而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者無往而非神古今來  
山川里社雷雨風雲靈爽昭著澤被生民曷嘗盡布方  
策立功立事於當日哉慶元后田鄉馬侍郎廟父老相  
傳侍郎爲五季時人百丈山馬氏女仙卽侍郎之女弟  
同證仙果第稱以侍郎豈曾筮仕於往昔與然竟無考  
其廟自前明天啟以還歷數百年不廢其神應式憑慶  
民感受其福者不可勝紀故凡歲時伏臘黃童白叟擊  
鼓吹豳水旱疾疫有求必禱有禱必應焉夫神之視聽  
在於民而民之誠敬感於神精神命脈一惟神之是依  
宜其人和年登而神降之福也廟歷年旣久將次傾頽



邑人某某鳩資修建煥然一新余卸篆往宰宜邑瀕行有以神有姓無名而問記於余者余曰侍郎之神在天下如岳瀆之在兩間岳瀆果誰名耶更作詩使時祀以歌之曰岡巒環拱松源鄉標奇挺秀甲枯蒼神峯百丈隱丹房服食靈草飲瓊漿兄弟飛昇上玉堂下視民人  
或如傷停鸞駐鶴東隅旁顯著靈威虎遁藏驅遣疾疫民樂康嘉穀瑞麥盈倉箱仁澤下被遍四方斯民瞻仰維侍郎春祈秋報歌吉祥重新廟貌發輝光青山蒼翠溪流長爾民嘉樂正未央

重建朱子祠碑記

國朝 李用勤 籍雲人

天下皆知誦法孔子矣然能不惑於他歧不共於退阻則朱子使之然也故雖從祀先師必別建祠以祀之非於諸儒有厚薄也宗傳之哲固不得與羽翼者同倫也緡邑舊有朱子祠然崇廣不踰步仍薦灌興俯隘莫能容邑侯霍公見而艷然曰未有榱桷几筵不中儀式而可稱先賢祠宇者也乃召匠石乃伐良材乃購瓦甍廣舊址而大之爲門者一爲講堂者一爲寢廟者一周延四阿環以廟廡翼然秩然閱數旬而告竣公乃卜奉神主於廟中南嚮而以高弟陳伯明陳伯固兩先生之主東西配焉爰具粢盛牢醴率諸生蕭衣冠告虔既畢公



乃進諸生而詔之曰自孔子沒而微言絕漢唐至宋大儒連茹而出皆道之所藉以羽翼者而集諸家之大成粵推朱子卽其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已獨得洙泗之傳其有功於聖教甚大至於沉潛考究繭絲牛毛字必求其安解必衷諸是使六經之精思奧理瞭然揭日月而行其嘉惠於學者甚厚他如辭受進退不屈其節臨政幹方鋤奸拯患之不遺餘力至於對君也非格致誠正不以陳其關係於人心風俗者甚重爾多士旣學朱子之學則務志朱子之志高山景行遙接音徽夫是之謂真能俎豆者矣不然酒清牲肥尊彝淨潔及

期而將事一祝史任之有餘矣何祠爲士再拜曰敢不勉旃以無負夫子之明訓或曰方朱子之官提舉也待朝命於吾邑乃就仙都雁門敕書院焉榜曰獨峯美化公其新之以復古盛事奚不可者公曰是則然矣但仙都在近日爲遊觀之所雁門又僻在東皆非閭邑士子藏修之地今崇祀朱子密邇澤宮夫亦昭示士子以趨向而令旦夕瞻仰耳豈陶情山水無裨實學之可同日語哉咸再拜曰吾儕今日而始得以窺公之所以爲學知公之所以爲教矣今而後欲求聖人不傳之秘者知軌轍之存乎遂書之以鏡於石



遂昌妙靖院記

宋龔原遂昌人

妙靖院在處州遂昌桃源鄉始唐咸通八年曰安靖今額治平中所賜也嘉祐初予嘗講學於其法堂之西偏而院僧奉思者方以行業智辨能服其鄉民募緣取給惟所顧指每與予語舊陋爲甚今之法堂寶殿實新爲之然未愜也閒循山而下上環指而謾言曰異時爲丈室於是爲經臺於是爲鐘樓於是旣成願得一言刻之使後人識舊時之地亦勝事也方是時左右皆荒山斷塹莽梗人不可行予雖壯其志疑非易成者徒意許之而弗答也後數年予游學京師不復見奉思自桃源至

者必問其院如何皆曰院成矣施者日益衆且耕鑿有收屢以力易度牒今其徒甚盛也又數年予竊第東歸奉思相迂道旁雖不及游隔溪望之比舊增麗矣熙甯中予奉親之官京師宿焉觀基面勢率如昔年規度竊自謂事無劇易特志弗彊與力不及故每廢而莫興或有爲而不就若奉思可謂有志而能成矣適予方事行役未暇書也後予遭家艱旣葬出淮南復過其院觸目悵然久之比官於朝緣元祐四年明堂恩封贈及泉窆去秋促予記歸焚黃而奉思復援平昔言屬記甚迫且曰今老矣幸一觀石刻雖瞑目無憾予聞而悲之且念



自初及今日月纔幾而忽焉三紀院僧獨奉思在而予初弱冠今亦白髮滿頭落筆稍緩如昨則後此數十年尙誰知本末哉因書以遺之

牛頭庵石碁子賦

宋張貴謨 遂昌人

平昌牛頭山世傳天師葉法善跨虎之地山行十數里下蟠一水號梧桐溪溪之陰有石巖劇其大者剖之其中復有小石包絡重重與禹餘糧相類又次第剖之子生其中紺白而圓或謂此天師碁子之所化也若有物守之不可妄求 世傳法善與道侶弈局終擲碁子於地遂化為石 異時土人往往薦炬數焚楮幣或諷梵咒而後得今復不可得矣按

圖經載太一餘糧其怪亦類此陳藏器云太一神君禹師也天師豈其徒歟偶得三百六十一爲之賦詞曰  
物有萬不同一爲之祖得一者相禪以生而不息者未嘗死也且以五行論之金得乾一而生水火得坤一而生土然生水者不能生木生土者不能生金由以一而生一故五者各有所王若良爲石則不然蓋受數多而氣之聚也是以體具五色中含五味沙而金虛而水擊而火化而土不灰而木此以一而生五也雖然生與生者俱一則生者不能返惟石生數多爲五行之府也故木之松水之沫金之神火土之魄皆能復變爲石乃五



返而爲一世人或未之覩也所以經世皇極之書以變爲用於五行或有所去於石有所取也豈不然哉今夫牛頭之山兮偉而雄峙龍翔鳳翥兮綿亘數里下蟠梧桐之溪兮有仙靈之礮礪剝而視之以石腦爲母兮石膏以爲子或人曰此天師之幻化兮爛柯之所委如太一之神兮化餘糧以爲異余曰吁此其是耶非耶天下之事自其不可詰者觀之容或有此理也而又何議乎

滅虎祠記

遂昌令 湯顯祖

丁酉冬十月虎從東北來甚張忽夢指有二碎跡登堂有言虎嚙其鄉兩牧豎予嘆曰予德不純氣之不淑

耶予刑不清威之不震耶何以然氣如是下令將以十月望吉告城隍之神文曰吾與神共典斯土人之食人者吾能定之而不能於止虎民曰有神夫虎亦天生貴不如人神無縱虎吾將殺之呼吾民任兵者簡其銳以從搜之葉塢是夜見有一冠幘袍靴白鬚團頤長者見夢若予與同爲法官治獄持一文書示予予曰必殺此二渠以償長者微笑指文書中一處示予若前所云虎亦天生之句意望予寬之予正色爭不可長者知不能奪復微笑曰徐之觀樞密公意何如耳予覺知神有意乎然然者然已戒不可止之葉塢午至昏見一虎奔一



虎踞高岬薄不可近予曰知之矣旬餘齋居夜念樞密公兵象也有得虎者與當祠之是夜不能寐覺外洶洶有聲問之獲巨虎雄也虎首廣尺餘長幾二尺身七尺驚其雌三日遶而號其山中伏矢走死松陽界中東北抵萬山忽夜震如裂民曉視之得巨虎首二入股草血洙漬縣人歎異甚然以公出郡中月餘歸忘立祠也復報有虎予嘆曰神其罪予老氏曰佳兵不祥莫如以慈衛之遂就報願佛寺傍大樹下祠爲滅虎祠祀樞密公非真能滅虎也虎滅無跡則亦滅之乎爾祠之後獲虎三五向後虎聞遂稀神之能有茲祠也爲之銘銘曰惟

山之巖有貓有虎神其司之甚力而武神來見夢予爲立祠以衛吾人依於大慈遂伐三彪薦五文皮就震於幽徵其腦髀丁壯出作翁孺羣嬉非我德民神滅其蓄蓄由人興非虎非豺我去其苛物象而和神其安之與民休嘉

遂昌相圃湯侯生祠記

明 鄭懷魁

序者射也矍相之圃維新社而祝之庚桑之祠斯在豈非中多爲雋斯賓禮以興去後見思迺神道成享士各繹已之志民知有父之尊乎平昌令前祠部郎臨川湯公諱顯祖字義仍學者所稱若士先生者也掌祀卿曹



屈居宰縣中撻逆鱗於龍領終殺長羽於鴻儀可謂伯  
夷秩宗直哉有維清之節子文令尹已之無作愠之容  
夫其目空塵寰胸苞法象探索蹟隱讀人間未見之書  
窮極高深垂身後不朽之業故能貞教靡倦譬如百昌  
之鼓惠風樂善無私沛若百川之歸巨海宏開藝圃高  
揭射堂士有列次以居之邑籍閒田而餼之相如七經  
之學遺愛通都孟堅九流之文收藏崇閣二十八舍甯  
止奎璧之圖書三百六旬不輟春秋之絃誦爾乃講習  
多豫較閱餘閒豹侯設正鹿中受算決拾旣依揖讓有  
儀方鼓圓磬全用薛魯之奏危弓安矢合成唐史之規

正直無回審固不撓循聲而發序賓以賢引解就豐釋  
弼交韞温温秩秩肅肅雍雍將繇射不主皮當令觀者  
如堵乎三宅三俊成斯士之譽髦六養六安蘇羣生之  
凋傲擊柝待暴伏莽無戎釋獲但取平和容藏器何妨  
乎解悖方衆志赴甯侯之鵠忽遁思動伊人之駒已歲  
序星周風儀天遠佩鞞者徘徊於其地執經者彷彿於  
其人爰卽澤官立茲配社官師率作俊乂服勤踵其名  
以增華審厥像之維肖閣表尊經之舊堂仍象德之名  
恍從於公旂鸞奉載笑之色真邁之子籩豆陳有踐之  
儀矣於戲行可質天地鬼神而時逢事拙文能安人民



社稷則學古功偉萬鍾不入其心三公甯易其介代瞻  
 清範俗化元滄溫厚尊嚴時行而氣已備詩書禮樂國  
 入而教可知斯身詘道伸權輕名重者也載稽名典詎  
 闕鏤文識虎蛙之吉金鏡龜龍之貞石庶使采蘋五節  
 思君子無爭之風芟棠三章流國人勿剪之詠其詞曰  
 禮稱天紀亦曰人綱匡君彌遠範俗率良湯公蹇蹇諫  
 顯祠卽艱危百折尹茲平昌經曲咸秩飲射有章教時  
 學正繩立矩翔君子之峯相圃在陽雙旌雲舉三聘是  
 行手之柔矣膂力其剛省括於度不吳不揚發功祈爵  
 敬德無方綢繆禮樂式序衣裳於越鄒魯昭代周商身

兮既隱道迺彌芳飛矢靡慝儀的可常子衿且佩悠思  
 難忘我圃我社有序有皇貌公蒞止羣趨侍傍築匪道  
 謀公卜允臧右臨演武左界壽光嘉名肇錫公訓用彰  
 父師臨汝享祀烝嘗德尊報遠武城桐鄉千里俎豆蔚  
 乎相望謳歌越舞鐘磬鏘喤容輝儼若燕譽無疆

前邑令湯顯祖名宦祠記

遂昌知縣 繆之弼

事有曠百年而相感者余不知其何心苟非能為斯世  
 之所異則亦不能使人歆歔而不可禁若臨川顯祖湯  
 公若士先生資英敏學閎博其所為文章詩歌海內知  
 名士誦讀不輟至如薦紳諸公日想望其丰采願一見



弗得者噫其才名與節操可不謂異乎哉及萬厯間成進士由博士轉祠部郎以言謫尉旋遷令故平昌得有先生之跡焉夫以先生之文其精瑩足以華國先生之學其綜該足以經世他如號令政刑無不可出入廟堂佐天子布之優優也而必屈以百里之寄置於萬山之麓且使之鬱鬱久居茲土其所遇異乎不異乎乃先生獨不以此介諸懷治績日益懋政聲日益彰暇則與士君子課文較射優游自適異矣復何容心於當年之華膺與後世之思慕耶獨是予與先生生同鄉志同道官同方面未獲親承下風於一堂余之恨事也然猶幸去

先生之世僅百有餘歲且讀玉茗堂所著又曷嘗不遇而憶之而奉以爲師資也哉况遂人士在今日心焉繫之口能道之惜乎當日所構之射堂付之蔓草荒烟祇得瞻拜其肖象於義學中其祀也亦寄焉而已然則庀材鳩工用妥厥靈非余之責而誰歟竊又聞先生喜縱談古今事第非其人甯獨居而寡和余熟爲先生計如金壇段公宏璧踵先生後而至者其治績政聲大都可與先生相頡頏先生稔悉焉原有祠寢久而廢後因其址爲營壘段公何所適從乎今將舉而祠之先生應點首曰得此一人可以不孤矣於是乎記



遂昌重建太虛觀記

俞 賜遂昌人

物有成毀時有廢興名耶實耶世固有名存而實亡者問其名則是求其實則非可得而記之耶亦有名亡而實存者問其名則非考其實則是可得而記之耶二者將何取擇焉遂昌在萬山中由治西四十五里連峯聳峙其高大而端正者樓峯樓峯之麓平行寬坦岡嶺環合中有新寺名曰竹隱稽其實卽郡志所載唐昭宗乾甯二年所建之太虛觀也遂之有觀蓋自唐始而其他無傳獨傳太虛觀太虛者太極也道家以金來歸性始乃得稱還丹解之者曰金先天一氣也性初元神也元

氣上與元神相戀凝合渾如太極居南方以色言故曰丹是長生亦元神不滅與形骸無與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儒者弗道焉獨計此觀自唐乾甯創始以來迄今千餘年矣前而六朝爲榛莽之所翳穢耶爲虎豹之所遁藏耶吾不得而知也後而五代爲羽流之所久棲耶爲藺若之所更跡耶吾不得而知也詢之故老但傳有葉真人惟龍者創造置產飛鳧於此宋末毀於兵燹明初鼎而新之其後屢圯屢修 國朝康熙初年山寇竊發民避兵茲山之巔號搗鼓巖蓋下取樵汲以鼓召其趨避想連山絕壑長林古木蒙蔽深邃而此觀之傾圯坍



處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三  
腐者蓋亦僅存嗣是久爲釋子所居鳧飛者易而爲衣  
衲矣乾隆以來山名漸著蒙雜險阻鑿削芟除士之挾  
策習舉業者多寓於此蓋又屢經修葺矣然墻垣棖桷  
猶未能無圯腐之患且規模卑隘不足以增勝概至嘉  
慶十九年里人整頓追產招延松山上人住持於是協  
力募緣循舊址而鼎新之寺之內梁棟崔巍軒楹明敞  
佛像莊嚴鼓鐘修治寺之外竹木梳石泉流烟霞爲藪  
風月爲窟其左爲芥菴方池蕩日景色空明則方丈延  
賓之所也其右爲閒軒堂房竈舍具備增而葺之則士  
人講肄之地也以千年就盡之址造七級不朽之基厥

功偉哉噫吾疑造物者之廢興成毀久矣昔之榛莽荒  
穢虎豹窟伏當是時豈知有太虛觀耶既已遐棲羽客  
茹芝鍊鼎又易而爲浮屠招提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  
則此寺之復爲觀未可知也豈不以其時哉吾是以感  
太虛觀之名載在栝州郡志不可得而沒也爲實亡而  
名存不得不記又以感竹隱寺之實成於松山上人不  
可得而誣也爲名亡而實存不得不記且又以慨郡縣  
志之徒載其名而無記爲藝文所缺後之人不知其始  
末也又不能不記他若名山勝地光景流連則又在游  
人之自得吾焉得而知之吾又烏從而記之



萬壽宮記

宋何執中龍泉人

龍泉萬壽宮在治西鳳山之麓唐乾元中建名寶聖宋慶曆二年重建改曰太和元符三年詔改名奉靈崇甯間住持吳應能以符水遇徽廟賜號妙應先生出內帑營繕偉麗倍前御書天甯萬壽之宮以寵之能復卜宮後吉地請構皇帝本命殿仍賜紫霄介福殿額及聖像撥三衢田十頃給御用金器皿置衛兵勅令郡縣官歲時朝謁寵遇隆盛建炎中以國家多事悉罷之紹興七年改爲報恩光孝宮十三年詔復舊名崇甯四年秋詔卽龍泉縣舊址斥而新之改賜額曰天甯萬壽宮爲國

家祈天永年之地且以旌妙應先生吳應能施德濟民之效也大觀改元冬有司以宮成聞有旨裨執中爲之記臣謹按處郡介閩浙之間襟帶溪山地靈境秀雲泉林麓幽奇聳特曰洞天則有仙都元鶴曰福地則南田蓋軒后轍迹之地葉法善得道之所也而其南又有武夷勒溪其北金華爛柯其西龍虎其東枯蒼赤城華蓋石碁封陞相望不逾數舍之遠者不可殫述舉天下洞天福地無慮百數而此州資以爲勝者殆十之二仙風道骨環集輻輳鬱然殊冠於一方真卧雲嘯月之處也應能生長龍泉棲迹奉靈自言嘗遭異人得布氣術雜



處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用符水治病輒愈祈禳請禱其應如響帝聞而嘉之給  
驛召見考驗不誣禮賜殊緡而應能於財無所取行其  
術益不懈帝亮其誠稱爲妙應先生而以其居爲天甯  
萬壽宮大其基構門闕殿寢窮極華麗齋庖賓館修廊  
奧室鐘有樓經有閣無不完備又從其請卽宮之吉地  
建皇帝本命近侍由中以總其事選廉幹不擾之吏臨  
督秋毫無所取於民役不旬月民不知病靈壇秘宇赫  
然一新凡爲屋以楹計者三百六十有九賜道藏經四  
千五百五十一卷凡神像器用以實之給田十頃歲度  
道士一人帝親灑翰墨爲題宮二牌及應能平時所賜

御書法服寶劍歸而藏之固足以歆艷其徒張大其教  
增山川之氣爲無窮之傳矣抑使遠方阨邑歲時瞻拜  
仰而思之者得所謂善人之所保而又誦南山不騫之  
詩以盡歸美報上之忠焉非直爲華煥也

重建留槎閣記

國朝 端木國瑚 青田人

凡天地之生有靈山異水猶山水之生有畸人僑士山  
水而生畸人僑士矣必期蒲帛之珪紱之收其鴻實吐  
其清英而後得覩其畸僑也天地而生靈山異水矣亦  
必櫛剔之軒豁之聳其氣象露其精神而後得効其靈  
異也不然荒翳以擯之糞壤以辱之則山水之靈必且



慶州府志 卷之二十八  
深伏於九地之下如畸人僞士之逃於荒榛窮堀而不  
出爲世用也則有山水與無山水同龍之邑皆山山之  
液注於靈溪溪之淑聚於靈洲洲袤百丈者三廣十之  
二浮蕩水上如墜雲如斷鼇如覆航皆不足以狀之其  
底不根不著其浸不盈不虧赤陽焦水而趾不暴白波  
沸山而頂不沐上受千百尋灌雲注日之川而一沙不  
漂下走千百層穿崖轉石之湍而一氣不泄則洲之異  
也宋代跨洲雙流爲橋橋中洲爲傑閣標虛聚遠權輿  
萬象類天地初抉而此洲忽覩也東坡蘇氏以其浮浮  
蕩蕩狀槎之流於河漢而不去也遂以畱槎名之而天

壤迺有畱槎閣焉其一時英碩名宦騷流石侶之跼跼  
而至者莫不援桐挈榼朝飲山淥夕吸淵清偶迹駢聲  
亦如洲之叢奇擢秀羽集鱗紛濺濺弈弈於數百十年  
中而與山水爭奇可謂盛矣今距其時逾八百載洲之  
橋閣波起波滅而橋之堦跡泮而皤者且不得談其彷彿  
惟洲岌然一閣前邑侯李所庀者畱有斷檐高不逾  
樹風雨欲來敗瓦先動繚牆之土鋤爲鮭圃登眺淒以  
絕迹嘯吟聞其無聲林泉悽憤不可言思何與曩時之  
異豈靈洲之氣竭與蓋橋與閣之墮滅百數十年而不  
能發其奇也乙丑夏明經李巨川出其家貲建橋以時



處州府志 卷之二十六  
之宜移址洲下橋既與洲離而洲之閣不能合之橋上也於是秀才湯君瑾侃然曰溪之利在橋洲之勝在閣溪有橋而洲無閣猶人之博帶而未冠也乃出家貲不從旁力而庀具焉其興作之明年四月余遊龍川至洲上其功已十閱月矣余詢其舊模詳其新度基恢於前者二崇於前者三閣緣漢起窮木之峻戴匡六星懸象乎上面建副閣杓斗在焉池濬玉水方壺其中綺亭聯綴狀若星舍旁紆青道外繚紫垣仰規俯度精窮心目余乃知湯君之勛勳於此閣者之念甚長而事甚偉也當其時工未竣余登其閣巍巍峩峩固不待續丹綉碧

而浮檻虛簷飛甍遠翥已得勢於差峩萬木之上轟壘千巖以外况丹牖既啟朱履爲羣其臨眺之盛知必雲日聳動魚鳥企瞻山之伏彩川之藏靈與夫沉質幽巖翳光曩壑者無不煙消而霧出而靈洲千百年蜿蜒之氣之發而復伏者之必日吐而日蒸而人物之光怪瑰瑋亦無不山懷水孕而發越其間以與曩追逐於風來月往而遙遙者之不足以相傲於後人也則閣之助也至若四時之美花天雪地鷺夕鶯晨樵擔魚蓑酒旗茶鼓煙波客舫之往來燈火人家之遠近則登斯閣者自能得之不足爲斯閣誌也雖誌之亦非湯君之志也閣



經始於嘉慶丙寅六月余歸復四閱月湯君以書來曰  
八月二十八日閣已落成矣用工一萬三千零用緡三  
千二百零乞爲誌之是丁卯八月二十八日落成也余  
惟以洲與閣之重而目曾睹者誌之以見天地之生有  
山川之不偶然而湯君之於此閣亦不偶然也是爲記

龍泉縣重建普濟堂記

知縣 鍾 祥

邑有普濟堂在縣治中其遺蹟不可考乾隆六年譚邑  
令將縣南淨室菴改建爲屋二十八間收養癯民五十  
三口備載邑乘迄今八十餘年風霜剝蝕椽瓦蕩然候  
選府經歷李澂有志復舊起而重建之門北向門以內

東西兩廊爲癯民棲息地進爲中廳收發月糧之處再  
進爲大廳中奉神龕左右翼以廂房左爲董事稽算所  
右爲倉廩周圍繚以墻垣堂之左另闢五椽爲炊爨所  
井竈供器畢具此其大概也而規制宏敞較前倍用白  
金二千有奇經始於道光元年八月訖三年四月而工  
乃大就夫善行義舉亦人所樂爲而力有不逮則頓負  
初心今李君以中人之產業而計似非有餘者乃勤勤  
懇懇毅然爲之殫心竭慮窮數歲之力而底於有成斯  
誠樂善好義者矣若夫予癯民奠安之福卽以廣

聖朝矜恤之仁尤一時之盛舉也是不可以不記



改建雲和魁閣記

覺羅雅爾塔

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宮周禮大宗伯祀司命鄭注亦以爲文昌宮是也故今祀文昌司命必及斗魁曰魁星特祀學宮者主文明之象或譌魁從奎者據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星然奎乃二十八宿之一非文昌宮且漢書天文志奎曰封豨主溝瀆也雲庠之躬魁星閣始於乾隆十有四年其義近古特位樞星門東幾蔽文廟而閣亦前偏溪後闕學非爽塏之區占者以爲弗利其官與士人心怵焉夫咎起於情之所疑而功集於理之大順此自然之勢也今新令彭君下車

視學適教諭平君亦捧符至兩君諦察之弗以閣爲善詢之章縫之士咸弗以閣爲善謀移其所羣情大奮爰度地於黃溪之南爲故學廨遺址奠基而遷焉離樞星門三十丈許旣無所壓亦無所蔽溪則隄之地則夷之形勢豁然無憂湫隘擇其礎材木之良因之朽則易之兩君出月俸爲諸生先財裕於計粟充於支經始癸酉九月朔輟工十月之望復有餘力建堂於閣之前可以校士可以肅賓噫亦旣備矣且夫學校之地在鼓人心人心旣動在急化機教者之所以爲教學者之所以爲學其義一也以飭厥行必以孝悌忠順爲先以立其



言必以禮樂詩書爲本文一稟於律習務趨於道以爲  
四民首倡毋負聖人崇儒右文諄諄訓士至意則官與  
士不亦庶乎而又何形勢之足云其在詩曰豈弟君子  
神所勞矣又曰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夫官能先事士能  
先志則神必降以福斯則奎宿之所佑而文昌司命之  
所不遺也吾於其遷望之也旣樹貞石請記於余因志  
其緣起而復勗之如此彭君名元瑋南昌人平君名聖  
臺紹興人例書其指貲姓氏詳碑陰乾隆十九年甲戌  
二月

雲和瑞柏講舍圖序

知縣 陳三立

昔者曲阜孔子舊廟有柏二十四株歷漢晉以迄元明  
倏榮倏落識者於以覘文明之顯晦而景山新甫載在  
風詩蓋與鸞旂泮藻之風同美焉辛巳歲予宰箬溪與  
廣文王寄廬先生交最善先生掘地得石曰瑞柏持以  
示予予曰此文明之瑞也栝柏豫章雖小亦成棟梁之  
器吾邑其有雋者乎已而魏生文瀛果以是科售先生  
悅亟磨苔蘚樹之碑復徵良材補其樹顏其舍曰瑞柏  
講舍同人咸以詩賀焉嗟乎西蜀孔明廟前宿經鸞鳳  
巴東寇準手植愛比甘棠數十年後必有觀雪霜之質  
觀龍虎之姿而念先生之作養人材者矣樹木樹人吾



義先生善於栽培也是爲序道光二年歲在元默敦祥  
閏上巳

處州府志卷之二十八終二十四



